

第一章 我是人 也是樹

1

一九九四年，嘉義山區。

休假的巡山員守山牽著兒子守山走在山路上。

三十四歲的他，在這座山區出生、長大，做了十多年巡山員

即使是休息日，也離不開這座山，想用不同於平日的輕鬆心情，去看看這座世代哺育他們的山。

一不留神，兒子守山掙脫他的手，從小路跑進樹林裡。

「守山！守山！」

木生焦急地大聲叫喊，卻找不到守山小小的身影，情急之下，往樹林裡找去。

守山躲在樟樹後面，看著父親向另一個方向找去，調皮的露出得意的微笑。

守山抬頭看看樹，想到平日木生總不准他爬樹，迫不及待的攀上樹枝，一時沒有抓穩，從樹上掉下來，卻剛好被人接住。

守山以為是木生，驚慌不已，卻見那人是個陌生人。

二人坐在樹下聊天。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守山，你呢？」

「你叫我阿樹就好了。」

守山點點頭，看見阿樹脖子上掛著一片深咖啡色的樟樹葉子，不禁用手去摸摸那片葉子。

阿樹笑著將項鍊取下，掛到守山脖子上。

這個葉子枯掉了。守山說。

「這是我用木頭雕刻的，很像吧？」

「嗯。」

「送你。」

「真的嗎！謝謝。」

「沒關係，因為這是我自己雕的，我可以再雕一片。」

當小守山欣喜地將葉片掛在脖子上，一陣廢氣噴到他臉上，夾雜陣陣噪音，侵蝕了這場夢境。

29歲的守山在香甜夢中，伸手摸著胸前的樟樹葉片鍊墜，露出幸福的微笑，直到被一陣噪音與機車廢氣吵醒，他睡眼惺忪的起身，看著一輛機車正從他旁邊騎走，並驚訝地發現自己正睡在騎樓地板上，旁邊是他的衣物與雜物，突然一堆雜物丟向他頭臉。

「幹什麼！」

守山憤怒的用手伸手撥開雜物，一抬頭卻看見房東劉先生正把鐵門關上，趕緊起身上前。

「劉先生，早。」

劉先生白了守山一眼，轉身要走，守山趕緊上前攔住他。

「劉先生，不好意思，我今天就會去找我的合夥人，只要他一把分紅給我，我就會付房租給你。」

「對不起，沒辦法。」

劉先生走到機車旁邊，戴起安全帽，守山連忙跟上去。

「劉先生……不然，你有沒有其他房子，先借我住一下，我保證我這個月底一定會把之前的房租都交給你。」

守山雙手合十向劉先生拜託，劉先生不為所動的騎上車。

「你房租已經拖了五個月了，我跟你說，我這個房子已經換鎖，也已經租給別人了，你就再去找別的房子。我等會還有事，先走了。」

守山只好目送劉先生騎車離去。

追不上劉先生，又回不了原先的住處，蓬頭垢面的守山穿著破T恤短褲，抱著棉被衣物，身上掛著大包小包，走在街頭，路人紛紛為之側目。

走了不知多久，守山再也走不動了，看到不遠處加油站，乾脆到加油站廁所外刷牙洗臉。

他洗完臉，掏遍身上的口袋，找出一堆銅板，到附近的便利商店，煩惱許久，終於買了一顆茶葉蛋。

守山拎著茶葉蛋，到便利商店門口坐下，剝掉茶葉蛋殼，狼吞虎嚥的吃完。

有二個年輕女孩看到守山，丟了二個十元銅板給他後，匆匆跑進便利商店。

守山錯愕的看著女孩的背影與地上的銅板，又看看自己和身邊堆置一地的行李雜物，感到被羞辱而氣憤不已，但是視線卻離不開那二個銅板。

守山看看四周沒有人注意，顫抖著手撿起那二個銅板。

二十元……他想起三年前，他還是有辦法投資二百萬的人。

那二百萬給了他一股動力，他把銅板放進口袋，一鼓作氣起身。

不久後，守山蹲在拉下鐵門的君盛公司門前，百般聊賴的四周張望。

盛君將車停在公司前的馬路邊，穿著光鮮亮麗的西裝與牛仔褲，神情輕鬆的往公司走去。

守山眼睛一亮，連忙起身上前。

「盛君！」

盛君看見守山驚愕不已，拔腿就跑，守山路上拼命追逐。守山大袋子裡的衣物隨奔跑掉落，只好一路跑一路撿，眼看盛君跑遠，焦急不已。

「算了！不要了！」守山將東西丟在路邊，加快速度往前追。

守山終於追上盛君時，二人已經氣喘吁吁停在一間飲料店外，乾脆不跑了。

「要不要喝飲料？」盛君問守山，守山點點頭。

盛君買了一杯飲料請守山，二人往回走撿起守山一路丟棄的衣服與物品，走到一個小公園坐下，盛君將手上的東西交給守山。

「謝謝你，幫我撿東西。」

守山想起之前追著盛君跑，有點不好意思。

「別這樣說，應該的。」

盛君釋然的說。

二人沈默的坐在公園裡，看著不遠處遊戲的小朋友。

過了一會，守山終於忍不住開口。

「你知道嗎？我已經被房東趕出來了，可是，這一年你避而不見，我又不知道如何回去面對我父母，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守山悲傷的望著盛君，盛君把臉轉開。

「我是說，如果可以的話，你可不可以，把錢還給我？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如果這筆錢血本無歸，我沒辦法回家面對我父母，不然，你先還一部份也可以，這樣至少我可以先去租個房子。」

聽到守山的話，盛君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

「血本無歸？誰跟你說血本無歸？」

守山啞口無言，盛君故作輕鬆的發出幾聲假笑。

「你真的不懂做生意，你知道嗎，現在不是放棄的時候。」

「為什麼？」守山不解的問。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投資，投資你知道嗎？現在放棄，才會真的血本無歸，可是，如果你可以忍一陣子，很快就可以拿到你投資金額的三倍。」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聽了盛君的話，守山轉憂為喜，盛君卻嘆了口氣。

「可是接下來要增加投資額，才有辦法得到三倍的利潤，我現在每天就在煩這個，所以才不跟你聯絡，因為我不想讓你也跟我一起煩惱，因為你是投資人，投資人，我當初答應你，要你輕鬆賺錢，就不應該讓你煩惱。」

守山思索著，板手指數算著後，下定決心。

「要多少？」

盛君勉為其難的比了個「三」的手勢。

「三十萬？」

「三千萬。」

聽到盛君的回答，守山張大了嘴。

「所以我才會說，我不敢見你，因為我不想增加你的煩惱。」

「那……三百萬呢？」守山想了想。

盛君驚喜的看著守山。

「放心，我今天就回嘉義跟我爸媽講。」

盛君忍著笑，向守山伸出手，熱情的和守山握手擁抱。

「謝謝你，我就知道你是最懂我的。」

守山抱著大包小包，向盛君揮手，愉悅離去。

盛君微笑看著他離開。

2.

盛君走向公司的路上，他接起一通來電。

「真的嗎？哈哈，你幫我談訂單應該是我請你，好，那就晚上見。」

盛君走向公司前，開門上車時，一輛車貼近駛過差點撞到盛君，盛君怒不可遏。

「搞什麼？沒長眼睛啊！」

外型兇惡的駕駛水雞開門下車，兇惡的瞪著盛君。

「對不起，對不起喔。」盛君火速上車開走。

水雞大搖大擺坐回駕駛座。

「水雞，不要因為無聊的事誤了大事。」後座的阿保表情嚴肅的對水雞說。

「是。」

混跡嘉義的山老鼠阿保，帶集團成員水雞、蔡仔和阿樹到台北與買主碰面。一行人大清早就出發，蔡仔呵欠連連。

「董仔態度不明，已經談好又反悔，今天要問出來他真正心意。」阿保看著窗外台北街景，語氣低沈。

坐在副駕駛座的阿樹答腔，「我猜他想買，只是想殺價而已。」

「這批貨已經放好久，連阿樹都急了。」蔡仔接著說。

阿保聽了蔡仔的話哈哈大笑，水雞懷疑的瞥了阿樹一眼，阿樹微笑若無其事。

一行人到達客戶董仔公司樓下。

董仔坐在一張大型原木泡茶桌前泡茶，董仔心腹張特助坐在書桌前打著筆電，從監視螢幕看到阿保車停在樓下，水雞下車開車門，阿保與阿樹、蔡仔魚貫下車。

「董事長，他們到了。」張特助停下手上的工作，對董仔說。

董仔點點頭。

「今天要給訂金嗎？」

董仔聞言神秘一笑。

「不急。」

「但是廈門那邊不是急著要貨？」張特助擔心的問。

「我心急，但我不擔心，最近風聲緊，很多人轉往柬埔寨那邊，他們找不到這麼大的單，當然比我急，他們的心越急，折扣才會越多。」

門鈴響起，張特助接起對講機對眾人說。

「你們直接坐電梯上來就好。」

張特助走到大門邊按下開門鈕，董仔成竹在胸，倒茶微笑。

阿保等四人走進電梯，按下6樓按鈕。

蔡仔對建築氣派讚不絕口。

「聽說這棟樓都是董仔的，台北捏，真是有錢人。」

阿保面露不悅。

「安靜啦！」水雞瞪蔡仔一眼，不悅的說。

電梯到達6樓，張特助已在電梯外迎接四人，恭敬的帶領四人穿過走廊，走到董仔辦公室門口停下敲門。

「請進。」董仔威嚴的聲音從門後傳來。

張特助開門讓四人入內後將門關上。

董仔熱情招呼阿保坐在對面沙發上，其他三人站在阿保身後。

董仔瞧了三人一眼，又招呼三人就坐

阿保點點頭，水雞等三人坐下

董仔坐下，動作嫻熟的泡起茶來。

「來，喝茶。」董仔招呼阿保與三人喝茶。

阿保雖然不悅，但還是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董仔，我們今天來，是想……」水雞急著開口問。

「藝術品要慢慢欣賞，對他而言，做生意也就像是藝術。」

阿保不悅，董仔一笑，嘆了口氣。

「其實不是我要拖你們的時間，只是廈門那邊出爾反爾，我有去幫你們探聽，說是柬埔寨那邊的大陸人再競爭，簡單來說，現在生意不好做。」

聽了董仔的話，阿保按耐許久的脾氣終於爆發。

「上次也說賣家有問題，價錢已經砍對半，難道你現在的意思是，還要再砍我們的價錢？」

「如果是，這也沒辦法。」

看著董仔悠哉的樣子，阿保把杯子重重放在桌上，語帶諷刺的說。

「不然乾脆送你？」

董仔聞言收起笑容，表情轉為嚴肅。

「送客。」

「請。」張特助上前做出送客的姿態。

阿保收起脾氣，對董仔露出討好的笑容。

「董仔，雖然我們生意沒有你做得這麼大，也要養一班兄弟，現在山上藏木頭也不容易。」

董仔陰沈的臉色又恢復和善，用夾子清理茶壺裡的茶葉。

「其實，價錢可以慢慢商量，如果可以再降一點……」

董仔說到一半，抬頭看了阿保一眼，才慢慢的把話說完。

「……當然是更好。」

「降多少？」阿保喪氣的問。

張特助替給董仔一張小紙條與筆，董仔將紙條放在手心寫下幾個字，再由張特助遞給阿保。

阿保面色凝重的看著紙條，水雞湊上去看到價錢，輕輕罵了一聲靠。

董仔聞言一笑

「沒關係，我中午有約人，大家一起喝喝茶，有空再來坐。」

董仔起身離開，留四人面面相覷。

阿保拿著那張紙條，突然出聲叫住董仔。

「董仔！」

董仔停步背對阿保露出微笑。

阿保無計可施，只好低聲下氣的求董仔。

「你是不是一定要這個價錢？」

董仔轉身回到沙發坐下。

阿保見到董仔回來談價錢，神色稍緩。

董仔又恢復滿臉笑容，和緩的說。

「價錢好談，最重要的是朋友，你說對不？」

阿保無奈的點點頭。

水雞看見阿保對董仔低頭，氣得憋得臉都紅了，卻不敢作聲。

董仔示意張特助將二大袋水梨禮盒放到阿保面前，闊氣的說。

「這是我韓國朋友送我的水梨，拿回去吃，還有很多，吃完不夠再跟我說。」

張特助端上一盤削好的水梨在四人面前。

董仔拿起一塊水梨暢快大嚼。

水雞見到董仔又開始扯開話題，露出不耐煩的神情。

「那木頭呢？」

阿保瞪水雞一眼，水雞忿忿不平。

「你不覺得他都在跟我們玩遊戲」

阿保還沒回答，董仔重重一拍膝蓋笑了出來。

「我最近真的事情太多，剛剛從日本回來，明天又要去越南，跟朋友去看開發區，朋友太多就是這點不好，這個幫完那個幫，這樣吧，你不急著答應我，先想一想，等我月底回來，你再聯絡張特助。」

阿保嘆了口氣，擠出笑臉應酬董仔。

「這樣也好，我們最近也有點忙，那就……月底再看看。」

「好，我等你好消息。」董仔說。

阿保恨恨的瞪了董仔一眼。

董仔好整以暇，報以微笑。

四人離開董仔處，找了一家清粥小菜吃早飯。

店家忙碌的盛粥、備菜，蔡仔站在餐枱前興致勃勃的點菜。

阿保、水雞、阿樹三人對坐，氣氛凝重。蔡仔點完餐回座，看看牆上時鐘才九點半，又打了一個大哈欠。

「這個董仔很會整人，竟然約九點，搞得我今天天沒亮就起床了，我今天回去要好好補眠。」

水雞怒氣難消，忿忿不平的不斷咒罵董仔。

「說什麼廈門人不收貨，又說要出國，其實不就是要逼我們降價？」

店家將清粥與小菜端上來，水雞暫時停嘴，店家一離開，水雞又開始碎念。。

「我看，乾脆不要再跟他聯絡，我找我兄弟幫忙，直接去找廈門人。」

水雞拿起手機要往外走，正在吃飯的阿保忙叫住他。

「坐下吃飯。」

水雞一愣，乖乖坐下，阿保示意水雞看看店中眾多客人，壓低聲音說。

「你是不是怕別人不知道我們的事情？」

阿保語氣低沈，水雞不寒而慄。

「沒有啊……」

蔡仔碰碰水雞叫他吃飯，水雞卻依然氣得食不下嚥。

吃完飯，阿保、水雞、蔡仔、阿樹往停車的地方走。

蔡仔跑到心情低落的水雞身邊，滿臉笑容的想逗他開心。

「你沒吃早餐，會不會沒力氣開車？我來幫你開。」

蔡仔作勢要拿水雞手上的車鑰匙，水雞不悅的將他的手揮開。

「閃開啦！」水雞一吼，蔡仔乖乖將手縮回去。

四人走到車邊要上車時，身上掛滿大包小包家當的守山從一旁走過。

阿樹看見守山脖子上掛著的樟樹葉片木雕，深感訝異。

「我看到朋友，你們先回去，我晚點再回去。」

阿樹匆匆對蔡仔交代就匆忙去追守山，蔡仔一頭霧水看著阿樹離去。

水雞發現阿樹離隊，懷疑的看了一眼，與同樣不解的阿保對看一眼，坐進車內。

水雞發動汽車，蔡仔坐在副駕，阿保坐在後座表情悠閒地滑手機。

「他去哪裡？」水雞問蔡仔，其實也是問給阿保聽。

「喔，他剛說遇到朋友。」蔡仔憨憨的說。

阿保聞言露出微笑，放下手機，眼睛望向車窗外，悠悠的說了句，「朋友還真多。」

蔡仔與水雞聞言一愣。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水雞問阿保。

阿保低垂視線，嘆了一口氣，嗯了一聲。

水雞聞言立刻回應。

「沒關係，我去查。」

「也好，今天太早起，有點累了，有事就趕快辦辦。」

阿保放下手機閉目養神。

水雞露出冷笑，蔡仔焦急想幫阿樹說話，卻不敢開口。

3.

阿樹跟著守山走進台北火車站。

台北車站大廳旅人們坐在地板上歡聲笑語，或戴耳機輕鬆的滑手機。

守山神情頹迷的走過大廳，對身旁的熱鬧人潮視若無睹，只是懶洋洋的走到售票機前停步。

守山先按下「自強號」、「一張」，但手指停在「嘉義」前表情艱難無法按下按鈕。他顫抖著手指，移到「板橋」後，投幣取票後，心虛的左顧右盼，將票緊緊握在手中離開。

排在守山後面的阿樹也買了一張票，趕緊跟上守山。

守山走到台北車站候車月台，與男女老幼乘客一同等待火車。

列車到站後，守山跟隨乘客上車，阿樹也跟守山上車。

守山走進車廂，抱著行李找到位子坐下，不安的左右張望。

火車緩緩起動，守山才稍稍放心來，抱著行李望向窗外，直到火車到達下一站，乘客魚貫上下，有一個男乘客站在守山身邊，守山連忙起身讓座。

守山坐到另一個空位，不久後又有一個年輕女孩站在守山旁邊，守山趕緊抱著大包小包的行李離開，女孩不滿的瞪了守山一眼。

守山終於找到另外一個空位坐下，但回頭張望時，看見開始查票，趕緊起身往下一節車廂走。

列車長查票時，發現守山不尋常的行動，警覺的往守山方向走去。

守山緊張的抱著笨重的行李穿過車廂，阿樹起身跟上，看守山慌張地走進親子車廂，鬼祟地躲進哺乳室，正鬆一口氣，阿樹卻跟進哺乳室。

一個年輕媽媽想進哺乳室被二人搶先，見到列車長走來，連忙拉住他。

「列車長，剛剛有二個男人進去哺乳室。」

哺乳室中，阿樹跟守山擠在椅子上，阿樹想跟守山說話，守山怕被外面聽到，驚慌要他閉嘴。

「你為什麼要躲進來？」阿樹好奇的問。

「噓！不要說話，外面會聽到。」

守山緊張不已往門口看，阿樹卻嘻皮笑臉，推了推守山的肩膀。

「你還記得我嗎？」

守山不悅的將阿樹的手撥開。

列車長在哺乳室外敲門，守山乾脆捏起鼻子，裝女人聲音。

「我再擠一下就好了。」

阿樹看到守山怪樣不禁噴笑出來。

「請您先開門一下，確認一下身份，因為有乘客指認您是男性。」

列車長再次敲門說，哺乳室外已經聚滿圍觀的乘客。

年輕媽媽敲哺乳室的門，「快開門。」

眼看無回音，她加大力咚咚連敲哺乳室的門。

「開門啦！你們二個男人為什麼要跑到哺乳室裡？」

眾人轟然大笑，鼓掌叫好。

守山頭低低的開了門，眾人看他與阿樹二人在哺乳室中，立刻竊竊私語。

列車長擋住二人去路。

「先生，麻煩查票。」

守山怯怯的拿出票根。

列車長看著票根，眼光銳利的看了守山一眼，又對守山身後的阿樹查票。

「先生，麻煩你的車票給我看一下。」

阿樹面容自在的遞出車票。

列車長看著阿樹的車票，眼光趨緩，將票根還給阿樹，示意他可以先回座位後又轉向守山。

「先生，請補票。」

眾人盯著守山看，守山頭低低的不說話，阿樹拿出另一張票為他解圍。

「這張票是我幫他買的，我猜你要去嘉義，對吧？」

列車長皺眉將車票翻來覆去檢查後，塞回目瞪口呆的守山手裡。

「那請二位不要佔用哺乳室，哺乳室是讓需要的人使用的。」

阿樹與守山離開哺乳室後，列車長請圍觀乘客離開。

「請各位回到座位，謝謝。」

圍觀群眾一哄而散，年輕媽媽進入哺乳室關上門。

守山走出嘉義車站，守山發現阿樹跟在身後，轉身看著阿樹，嘆了口氣。

「你可以不要再跟著我了嗎？」

守山說完坐上往中埔鄉的巴士，阿樹目送他離開，坐上計程車。

4.

水雞下午開車到嘉義後，撥手機給退休森林警察清水。

清水從睡夢中被手機驚醒，看到螢幕是水雞，鼻音朦朧的叫了聲水雞哥。

「你還在睡？真好命，我們都從跑台北一趟了。」水雞說

清水乾笑了二聲。

「有什麼事？」

「保哥想請你幫忙查一個人，有點急。」

「好，好，我再打給你。」

清水掛上電話後，立刻起床穿衣出門。

5.

木生在黃昏市場門口停下他的老野狼機車，走進人聲鼎沸的市場，瀏覽著熟食攤上滿滿的菜餚。

「老闆，你今天又請客喔？」熟食攤老闆熱情招呼木生，「滷豬腳好，剛做好的，熱的。」

「好，我要這個，再切一隻雞。」

老闆手腳俐落的為木生包起菜餚。

木生帶著大包小包，騎車回到中埔鄉透自家透天住宅後，將菜餚放在飯桌上後快步走進房中，和正要從臥房中出來的妻子月里在房門口互相擋住出路，木生側身，月里趕緊走出臥房。

「這麼急？」月里走到飯桌前，好奇的翻弄著木生買回的菜餚與水果。

木生卻沒有搭理她，逕自進入臥房換上衣。

「你還要出去喔？不是說裕昌他們要來吃飯？」月里好奇的問。

「時間還早，我先出去逛逛，等會就回來。」

木生穿戴好從臥房急忙走出，快速到門口穿鞋。

月里無奈的看著老公一陣風似的回家又出門。

門外不遠處，守山躲在角落，心情複雜的看著木生戴上安全帽，發動機車離開。

月里正忙著將木生帶回的菜餚放到盤子裡，門鈴卻又響起，月里連忙用圍裙擦手跑去開門。

「你又忘記帶鎖匙出門了吼……」

月里打開門，看見站在門口的守山，驚訝得張大了嘴，隨即抱住守山哭了起來。

「你怎麼這麼久都不回來……」

看見月里哭，守山也抹著眼淚，像是走失的小孩看到媽媽。

「媽……」

「快快，先進來。」

月里連忙拉著哭得像個小孩子的守山進門。

梳洗後的守山用毛巾擦著頭髮，從浴室中走出，月里從廚房端出一碗麵放在桌上，招呼守山去吃。

守山看了看麵碗，露出不以為然的表情，轉進廚房，端出大盤的豬腳和油雞。

月里想阻止守山，但守山餓得坐下大嚼，月里心軟，就看著守山急切大吃。

「你怎麼變得這麼瘦？」

守山不語，只是悶著頭吃，月里看到守山將木生買回來的請客菜吃掉一半，連忙將菜餚端回廚房。

「不要一下吃太多，會不消化，晚一點再吃。」

守山不悅，放下筷子，起身走到客廳在沙發上躺下，月里過意不去的跟上。

「唉唷，又不是不給你吃，你爸爸晚上請客人。」

守山躺在沙發上，兩眼發直看著天花板不說話。

月里：對了，你怎麼突然回來，台北的公司呢？

守山嘆了一口氣，坐起身來說。

「我就是為了這件事回來的，上次本來要爸貸三百萬都給我，可是他不願意貸款，還拿你們的存款給我，可是，就是差了那一百萬……」

看到守山欲言又止的煩惱表情，月里不由得緊張了起來。

「怎麼了？」

守山煩躁地抓著頭。

「錢不夠，公司就有問題。」

「真的嗎？那怎麼辦。」月里擔心地問。

「媽，我是想，可不可以妳去辦貸款，不要跟爸說？」
「不行啦！房子是在我名下，可是……我不敢啦！」
月里看著守山急躁的樣子，心中升起不安。
「是怎麼樣？錢……你爸爸給你的錢呢？」
「在公司裡。」守山含糊的說，「可是……」
「可是？」
「現在要是沒有錢，公司就沒有了。」
「蛤？怎麼會這樣？」
「反正公司的事情妳不懂，我這次就是要趕快回來拿錢，這樣公司才沒有問題。」
「一百萬喔？」月里又煩惱起來。
守山怯怯地伸出手，比出一個三的手勢。
「那個時候是一百，現在可能要再三百。」
月里被守山說得心煩意亂。
「這麼多，那房子貸的錢要怎麼還？」
「不會啦，到時候公司賺錢我再還妳跟爸。」
「不行啦！這件事這麼大，等你爸爸回來，我再問他。」
月里起身擺脫守山的央求，守山則是一聽到木生要回家就緊張，連忙起身跟月里進廚房。
「爸要回家？幾點？」
月里抬頭看看牆上的鐘，時間近四點。
「他出去一下就回來，下午你裕昌叔他們會過來。」
守山緊張得手足無措。
「媽你快幫我，我不想跟爸說。」
月里不以為然的瞪守山。

「嘿？奇怪，難道你回來只為了拿錢，不想跟你爸爸碰面嗎？」
守山沮喪得走回客廳，坐在沙發上，將頭埋在雙臂中，月里看到他的樣子，心有不忍，走到他身邊，輕聲的勸慰。
「不然等會你先去樓上，我晚一點先跟你爸爸講一下，你再下來。」
守山把頭從雙臂中抬起來，表情委屈的看著月里。

6.

木生騎著野狼機車往番路鄉山區騎去。
新進巡山員翁古，遠遠看見木生的車，大聲的呼喚木生。
「阿伯！」
木生聽到翁古呼叫聲，開心的跟他揮手。
翁古與木生的二輛野狼機車並停在山路邊，二人就坐在路邊聊天，翁古從隨身保溫壺中倒了一杯茶給木生，自己就就著保溫壺喝。
「怎麼樣，這個工作你還習慣嗎？」木生關心的問翁古。
「嗯，每天在山裡騎車，都不像在工作，像在玩。」
木生對翁古的開朗讚許有加的點點頭。
「雖然看起來像在玩，但是很多山老鼠比黑道還危險，在山裡搶劫，我們做巡山

員不像警察，沒有配備，所以還是要保護好自己。」

翁古點點頭，拉開登山背心，露出腰帶上的電擊棒、腰刀。

「安心啦！誰敢弄我，我就把他電成碳烤老鼠肉！」

木生聽了翁古說的話哈哈大笑，二人拿著水壺與杯蓋碰杯，喝了一大口。

「哈哈，好，你有概念。」

翁古看著眼前的山林，露出一絲擔憂，木生也隨之擔憂。

「不過，最近是有點不太安靜。」

「如果覺得有什麼問題，就趕快聯絡森警，不要自己硬碰。」

「放心啦，有問題我跑第一個！」

木生聽了哈哈大笑，翁古又對木生秀出結實的手臂。

「我現在都在練手臂，這樣之後到深山特遣出勤才不會太弱。」

「好，那真的太好了。對了，我今天晚上有約之前做森林警察的好朋友吃飯，你一起來，順便請教他一些事。」

「你是專程來邀請我的喔？不好意思耶！」翁古驚訝的說。

「沒有啦！我之前就很想找你吃飯，只是今天剛好碰到你，就想叫你一起來咩。」

翁古煩惱的抓抓頭。

「怎麼，你不方便喔？」

翁古露出靦腆的笑容。

「我今天晚上要跟女朋友吃飯。」

「哈哈，原來是這樣，好吧，那我不打擾你們了。」

木生笑著說。

森警退休的阿宏和之前因與山老鼠勾結而被革去森警職的清水將機車與汽車停在山凹處碰面。

阿宏拿出平板，緊張地東張西望後，點開檔案，表格中密密麻麻的人名，出現阿樹的資料，清水趕緊湊上去看。

「這個你只能在我的電腦上看，不能用 EMAIL。」

「好，我拍一下。」

清水拿出手機拍攝平板畫面。

木生與翁古二人在山路上一前一後騎著機車下山。木生遠遠看見阿宏與清水在路邊，覺得好奇便停下車來，翁古也跟著停下車來。

阿宏與清水看到木生，面露慌張神色，將平板電腦收起來，但清水很快就鎮定下來，堆出滿臉微笑，上前熱情的拍拍木生的肩膀。

「好久沒見。」

木生兩眼直盯著清水手上的金錶，清水發現後心虛的縮起手，木生更刻意湊上去拉起清水的手臂看。

「你發財了啊！」

清水趕緊將手臂抽回。

「沒有，這是夜市買的，假的啦。」

阿宏見木生起疑，急著離開。

「你們先聊，我家裡還有事，我先走了。」

阿宏說完，趕緊發動機車離開，木生與翁古狐疑的看著阿宏匆忙離去，又看看清

水。

清水為轉移木生注意力，趕緊話題轉到翁古身上。

「你是新來的吧？」

「對，我剛到半年，我叫翁古，請多指教。」

清水趕緊從上衣中掏出手機。

「來，我們加個 LINE，以後有什麼事好聯絡。」

翁古老實的拿出手機，木生一手擋住他，不悅的對清水說。

「你算了，少污染他們年輕人，可是我跟你說，就算我退休了，我還是會常常騎車在這邊來來去去，你最好不要動什麼歪腦筋。翁古，我們走！」

木生帶著翁古騎車離開，清水對木生無可奈何，不悅冷笑。

7.

清水打壞木生原先的好心情，他在山路上獨自騎著車，表情凝重。

他的車與阿保山老鼠集團的廂型車交錯而過。

阿保的小弟駕駛廂型車，阿保、水雞、蔡仔與阿樹以及二名小弟坐在後座。

阿保面帶微笑，不發一語，水雞不時看看阿樹，氣氛詭異。

阿保集團的休旅車開到山區僻靜處停下，阿樹隨阿保下車，水雞帶領三個小弟與蔡仔，從後座一人拿了一把刀和布袋，蔡仔遲疑，水雞盯著他，蔡仔也拿了一把刀。

「倉庫在哪裡？」阿樹問。

「你在往前走一下就看到了。」阿保說。

阿樹往前走，阿保停步，對水雞使了一個眼色。

水雞拿著布袋悄悄上前欲套住阿樹，被阿樹發現。

阿樹逃離，阿保喊追，水雞說分成二批去追，二人奮力扭打。

「砍他！砍！」水雞一面扭打大喊。

小弟看二人纏在一起，不敢下手。

阿樹趁機掙脫水雞逃跑，水雞率眾人追上。

「別跑！」

阿保冷笑看眾人追殺阿樹。

8.

月里安頓守山在二樓休息，幫他鋪好墊鋪、打開冷氣。

守山看著月里的動作，突然感到辛酸。

「媽。」

「怎麼啦？」

「謝謝妳。」

守山嗚咽，月里也紅了眼眶時，卻聽到鑰匙開門聲。

「你先在樓上休息一下，晚一點再下來。」

月里對守山說完，便匆匆下樓。

月里循聲走到廚房，看見木生正在廚房中狐疑的看著他之前從黃昏市場買回來的菜。

「奇怪，這些菜怎麼只剩一半？」

「是我吃的，今天不知道怎麼了，胃口比較好。」

月里連忙說，木生狐疑的接受了月里的說詞。

門鈴響起，打斷了二人的談話。

「可能他們來了，我來準備一下，你先去開門。」月里趕緊叫木生去開門。

製材廠老闆裕昌及伐木工頭文龍來訪，木生請二人進客廳坐。

月里端出水果與茶招呼客人。

「這麼早，你們先聊一下，我弄一點菜，等會就吃飯了。」

裕昌拿出禮盒交給月里。

「大嫂，不好意思，一點小禮物。」

「這麼客氣，人來就好了，還帶禮物。」

「沒有啦，這是我太太要我送妳的，她去參加產銷班做的一些小東西。」

「你這樣真的不夠意思。」文龍嘀咕著。

「為什麼？」裕昌納悶的問。

「下次帶禮物要先通知一下嘿！」

文龍攤開雙手空空，月里等人都笑了。

在樓上的守山聽到樓下歡笑聲睡不著，乾脆匍匐著身體將墊被挪到樓梯旁，趴在樓梯邊偷聽木生與朋友在樓下的說話。

木生泡好茶，為裕昌和文龍斟滿茶杯，三人愉快品茶。

「你上次說的找人的事，找到了嗎？」

木生問裕昌。

「別提了，現在年輕人都要工作輕鬆，一看到工廠又沒冷氣、又是木屑，誰願意來做。」

裕昌悶悶的說，文龍也幫腔，「連我兒子都不願意跟我學，現在做伐木的人越來越少了，不到以前的一半。」

「以前十家鋸木場，現在剩一家，根本都快做不下去了。」

「大概只有老鼠最賺了。」

「賺？殺雞取卵啦，把山砍得亂七八糟，水土都壞了，多少錢都買不回來，最可惡就是這些山老鼠。」

木生聽到裕昌文龍提到山老鼠，嘆了口氣，大口喝完一杯茶。

「怎麼了？」裕昌問木生。

「沒有啦。」

「什麼事就說啊，為什麼嘆氣？」

「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誰？」

「誰？」

「誰？」

「就是那個清水。」

裕昌和文龍露出心領神會的表情，搖搖頭，也都嘆起氣來。

「他不是跑掉好幾年，怎麼又回來？」文龍好奇。

裕昌則是搖搖頭，「最近巡山的辛苦了。」

「怎麼說。」木生問裕昌。

「我之前聽人說，他跟一個偷木頭的幫派混在一起。」

「幫派？」

木生與文龍聽到大感驚訝。

裕昌點點頭。

「我朋友說那些人原來是在北部，最近跑來嘉義，所以找上這邊的人幫忙，竟然是清水……」

裕昌正說著，躲在二樓偷聽的守山，因為重心不穩，連人帶墊被直接衝到樓下。木生等守山被他嚇了一跳，面面相覷，守山尷尬和眾人打招呼。

「爸……阿昌叔、阿龍叔好。」

「好、好……」

裕昌與文龍見木生驚訝表情，連忙和守山打招呼緩和氣氛。

「守山回來啦？」文龍問木生。

「嗯……」木生住忍怒氣滿臉通紅，原本歡樂氣氛瞬間凍結。裕昌和文龍對看一眼，決定先閃人。

「我想起來我老婆叫我去買東西，哈哈，我都忘了。」

裕昌突然發聲，文龍也趕緊跟著說。

「對，我也是，我家有點事，先回去了。」

「吃了晚飯再走嘛。」木生說。

月里也連忙留人：「對啊，先吃個飯，不要急著走。」

「大嫂沒關係，下次我再來，木生謝謝啊，阿山，有空到我家來玩。」

裕昌說完，和文龍說完起身離開，木生連忙起身送客。

月里擔心的看著木生送客的背影，又看看守山，守山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

木生送裕昌和文龍到門口。

「真的對不起，我完全不知道他回家了，月里也沒有跟我講。」

聽了木生的話，兩人特意幫守山對木生打圓場

「沒關係，過兩天再約。」文龍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可是孩子還年輕，不懂事，什麼事好好跟他講。」

裕昌幫守山說情，文龍接口抱怨起自己家的小孩。

「對啊，你們家這個還好，不像我們家那個，到處跟人打架，結果又被退學，還不知道之後要讀哪裡。他既然想創業，你就當作是給他學費……」

裕昌用手撞文龍，文龍趕緊住口。

木生苦笑點點頭，送老友離開。

客人走後，只剩一家三口一起吃飯。

飯桌上擺滿豐盛菜餚，木生與守山坐在飯桌前分據二邊，木生面色凝重，守山頭垂得低低的。

月里從廚房拿出白飯放在桌上，見二父子僵持，連忙幫二人挾菜化解尷尬。

「快快，先吃飯，有什麼話吃完再說。」

木生臉色稍緩，動筷吃飯，月里也趕緊催守山吃飯。

「來，多吃一點。」

「你在台北做的那個事現在怎麼樣？」木生開口化冰，月里與守山也鬆了一口氣。

「還好。」守山低聲說。

「嗯。」木生回應了一聲，臉色緩和許多。

守山看看月里示意想問父親投資一事，月里皺眉搖搖頭，但守山還是鼓起勇氣開口。

「爸，我想，既然你現在已經退休，待在這裡又沒事做，乾脆我們一家人把老房子和這裡都處理掉，搬到台北一起生活。」

「房子住得好好的，為什麼要搬？」木生一驚，月里連忙為守山解釋。

「沒有啦，守山是說，這樣他就不用兩邊跑。」

月里的話沒有起作用，木生一拍筷子，月里與守山都嚇得震了一下。

「哼，原來是這樣，每一次回來，都說要錢投資，不是要你媽跟我說，就是鬧得全家雞飛狗跳，三年前你已經把家產分走了，我問你，我給你二百八十萬你都花光了嗎？」

「二百八十萬？你知不知道在台北生活有多貴，我投資公司二百萬，每天都只能吃超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木生與月里聽到守山說錢都賠光了，被驚得瞪大雙眼。

「什麼都沒有了？你是什麼意思？」

守山驚覺說錯話，嚇得嚥嚥。

「就是……公司那邊錢都花完了。」

月里連忙追問守山，「所以是都拿不回來了嗎？你不是說只要再投錢，就可以回收嗎？」

守山對母親的責問無言以對，木生又傷心又難過。

「吃超商，超商的東西有多貴你知道嗎，你就只會糟蹋錢。二百八十萬……二百八十萬，不是二百八十塊！你三年就花光光，你知道那是什麼錢嗎？那是我跟你媽媽每天小心翼翼的省下來，存了幾十年，希望你拿去買房子成家的錢，你竟然拿去隨便投資。」

月里泣不成聲，木生繼續痛責，「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一直要叫你媽媽拿房子去貸款，你知道這間房子如果沒有了，是什麼意思嗎？這是我們的家，這個房子沒有了，就是家沒有了，你知道這件事有多嚴重嗎？」

「唉喲，爸，你不懂啦，成家，我窮得連女朋友都交不起，還有，二百萬在台北怎麼買房子，你不要拿嘉義的頭腦來想台北……」

守山說到一半，看木生低頭握拳，雙肩發抖，好像在哭，守山走近木生身邊。

「你走開，我不需要你。」木生大吼，守山錯愕，月里也忍不住紅了眼眶。

木生深呼吸，努力止住哭泣。

「我當巡山員，吹風淋雨，無論怎樣的危險，我都不怕，只想好好的做好一份工作，只想養好一個家，可是我沒想到，我跟你媽媽從你小時候到長大，用盡心思努力教育你，竟然把你養成這種小孩。」

面對木生嚴詞教訓，守山低頭不語。

「你知道嗎？我今天去山上，遇見一個巡山員，他比你小好幾歲，可是，人家每天卻都很努力很努力，冒著生命危險，只為了守護大家的山，也許他賺的錢不多，但是你知道這種人生有多有價值嗎？」

守山聽到木生的指責笑了出來，木生與月里錯愕對望。

「哼，又來了，從小到大，從小到大。從小到大你只想讓我像你一樣當個巡山員，連我的名字都取成守山，可是我就是不想像你一樣守在山裡，我想出去看看，想走出一條自己的路，這樣也有錯嗎？」

守山氣呼呼的說完，月里大聲阻止他。

「守山！」

「好，沒關係，妳讓他去。你既然想走出自己的路，覺得當巡山員沒有出息，那我羨慕你、我佩服你，你現在就去。

木生起身將守山往外面拖，守山嚇得大叫。

「爸，你幹嘛？媽！媽！快幫我。」

「木生……」

「妳閃啦！」

月里上前勸阻，木生卻將她推開。

木生連拖帶拉的將守山攆出家門，月里攔不住木生，守山錯愕的看著暴烈且絕情的父親。

「我跟你說，以後你跟我，跟你媽媽，沒有任何關係。」

木生說完，重重關上大門，留下一臉驚愕的守山跌坐在地。

守山可憐兮兮守在住家附近，坐在月里機車上發呆。

月里提著行李袋與食物袋匆忙跑來，將手上的東西交給守山。

「你先去老房子住一陣子，你阿爸那邊我再幫你跟他說。」

月里將自己機車與家中老宅鑰匙塞給守山，又塞了一疊鈔票給他。

「你先騎我的機車去，還有房子的鑰匙，天快暗了，快去吧。」

月里催促守山趁天黑前快出發。

守山悲傷的看了月里一眼，將東西放上車，騎車離開。

月里看著兒子背影遠去，露出不忍又擔心的神情。

9.

守山在山路上騎著機車。

阿樹在山林中奔逃，臉色發白滿頭大汗，體力不支停下休息，靠在樹上喘氣，看見阿保一夥人經過山路，阿樹連忙逃離，從山坡衝出山路時，碰到守山，守山認出阿樹，見他臉色蒼白，慌張逃命，驚訝不已。

「啊！你不是那個……你怎麼了？」

阿保與水雞等人持刀追趕來。

水雞看見阿樹。

「他在那邊！趕快把他抓住！」

眾人衝上來，對打之餘阿樹手臂被刀劃傷，守山連忙發動機車載阿樹逃離。

二人在山林區躲藏到天黑，覺得安全時，才小心地離開。

守山攙扶著虛弱蒼白的阿樹走在山路上。

「快到了，你忍一下。」

守山說。

二人走到木生老宅外，守山用鑰匙打開門，扶阿樹進屋。

守山家的老宅，是他阿公從朋友手中購得，最早是小型的鋸木工廠，僅有一層樓，室內無隔間，家具已搬空，三十多坪的空間空空蕩蕩，只剩下桌椅與五斗櫃。

守山扶著阿樹進屋，迅速把門關上。進屋後，守山讓阿樹靠牆坐好，隔著窗子緊張的看著窗外。

確定沒人追來後，守山鬆了口氣。

「應該沒事了，對了，你還好嗎？」

「我沒事。」阿樹虛弱的說。

「我叫守山，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阿樹。」

阿樹臉色慘白靠牆休息，守山連續試了客廳與浴室的電燈開關都不亮。

「大概被斷電了，你先等一下，我去找蠟燭。」

守山一邊在櫥櫃中翻找著蠟燭，一面在黑暗中和阿樹聊天。

「其實，我今天是被我爸爸趕出來的，本來我今天晚上是要一個人在這個房子裡過夜的，但是幸好碰到你，還有人可以聊天。」

「我想他只是在氣頭上，你不要太當真。」

「你不懂他，我爸他，脾氣比木頭更硬。對了，今天追你的那些人是誰？你怎麼會得罪他們的？」

「唉……這就說來話長，簡單來說，我就是管了我該管的事而已。」

「呵呵，這就叫多管閒事，所以我說，人真的不能太有正義感，人太好，容易惹到壞人。」

「謝謝你救了我。」

「沒關係，今天我幫你，就當謝謝你幫我出車票錢，我們算是扯平啦！」

找得滿頭大汗的守山，終於在櫥櫃裡找到蠟燭與打火機，點燃蠟燭。

「找到了！」

守山手拿蠟燭環照室內，卻不見阿樹的人影，用燭火一照，發現屋裡多了一棵大樟樹。

「奇怪，怎麼會多了一棵樹，剛剛好像沒有。阿樹？阿樹？」

守山在樹旁看了一會，沒發現阿樹蹤影，於是拿著蠟燭，跑到窗邊向外探望，最後索性打開門往外看，門外卻沒有半個人影。

他回顧空無一人的室內，阿樹突然發出聲音，把守山嚇得大叫。

「我在啊。」阿樹說。

「你躲在哪裡？你不要嚇我。」

守山跑去廁所看，裡面沒人，驚恐的回到屋內，走到老樹前站定，環顧室內。我在這裡。

「你在哪裡？」

「我在你面前。」

守山顫抖著用手熱油蠟燭立在旁邊地上，用手去翻動老樹，近乎瘋狂的翻找。

「不要躲了，快出來。」

「我沒有躲。」

阿樹又發出聲音，守山不敢相信的看著老樹，雙腿癱軟在地，嚇得哭出來。

「我就是這棵樹。」

「你不要嚇我……我只是想幫忙你，沒有害你的意思，你要報仇，就去找剛才砍你的那些人好不好……」

阿樹沒有回應，守山猛搥癱軟的腿卻無法起身，使力爬到門口時，阿樹的聲音又響起，正確來說，是那棵倒在地上的老樟樹在對守山說話。

「你記不記得我在火車上問過你還記得我嗎？」

老樟樹繼續發出聲音。正確來說是阿樹的聲音，守山滿頭滿臉都是汗，驚恐得不斷顫抖，無法思考老樟樹的問題。

「你小的時候有見過我。」

「胡說……我沒有看過，我小時候沒有看過鬼啊！嗚嗚……求求你放過我，我還很年輕，我如果死了，我爸媽會很傷心，拜託你，我求求你……」

老樟樹：你脖子上掛的樟葉木雕墜子，是你五歲的時候，我送給你的，你不記得了嗎？

聽了阿樹的話，守山努力搜尋模糊的記憶。他回想起，阿樹將鍊子掛在他脖子上時，模糊的臉孔漸漸清晰。

守山終於想起阿樹就是小時候見過的那個叔叔，用手摸著脖子上掛著的葉形木雕鍊墜。

「我記得那時候你說，這個樹葉項鍊送我沒關係，因為如果你想要的話……」

守山停頓了一會，然後與老樟樹異口同聲的說出同一句話。

「我可以再雕一片。」

「我可以再雕一片。」

守山驚訝的看著橫躺在地上的老樟樹。

10.

阿樹沒想到，竟然會在這個節骨眼變回樹身。

他身上不舒服越來越強烈，有一種混和麻痺與細微的刺痛感，由手腳掌一直蔓延到手臂與大腿上。他不知道應該思考點什麼，雖然還不知道改變會怎麼發生，也該為之後的事情做些打算。

長時間所累積的疲憊，如漲潮般自身體深處大量釋放而出，他嘗試坐起，身體卻沈重得無法動彈。不過之前手腳麻痺刺痛的感覺，已完全消失了。

我變回一棵樹了——一棵橫躺在地上的樹。他想。

他胡亂地想著各種脫身的方法，最後悔的是昨天沒有先在地上挖一個洞，在變回樹身時先站進去，但現在後悔也沒有用。回想起當初變為人形的時也是驟然發生，全無預告，老天爺的安排都不事先排演啊！

關於生命這件事，他曾經有過二個很珍貴的經驗。

第一次是在三百多年前，隨著一個修葺船舶的老師傅阿釘師出海，原本只是瀏覽海上風光，沒想到卻因為因為遇到暴風雨，迷失了方向。

船在海上漂流了三天，因為沒有食物與飲水而瀕臨死亡。阿樹忍受不住即將死亡的恐懼感，哭了起來，但是阿釘師卻異常平靜。我記得當時他靜靜的看著我，直到我平靜下來。

「你覺得人應該活到幾歲？」

說真話，身為一棵樹所變成的人類，阿樹其實不太擅長這方面的問題，但他還是以所知道的來回答。當時被視為高齡的人類長者，通常是五十到六十歲，所以他回答六十歲。

「為什麼是六十歲？」

「他認識一個六十歲的老人，大家都稱讚他，說他是長壽的代表。」

「是嗎？我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可是我還是很年輕，不覺得自己有多長壽啊！」

阿釘師說完後哈哈大笑。

「我們修船可以用尺去測量，但是生命卻沒有尺可以量。一個人生下來，活一天，活一年，活六十年，都不是事先規定好的，沒有人知道自己的生命會是多久。所以人說：『一日平安，一日福』，就是這個道理。」

阿釘師說完這段話，還用手拍著船身唱起歌來。

後來二人幸運獲救了，阿釘師說的話，卻依然深深的印在阿樹的腦海中。

另一次是在多年前，阿樹在苗栗遇到一棵即將被砍伐的老樹。

當時在許多當地居民推動下，各界紛紛加入連署，呼籲救援老樹。但是當阿樹與老樹對話時，他卻對阿樹說，自己一點都不會在意被砍伐這件事。

「為什麼呢？」阿樹問。

「因為對樹來說，砍伐並不代表死亡啊。」

老樹呵呵地笑了起來。

「雖然樹的生命會因為砍伐而停止，但是只要能回歸到泥土裡，就可以再次來到這個世界上，只是改變了外表與狀態而已。」

阿樹想起老樹說的話，以及他想讓人明白的道理：也許死亡看來是旅程的終點，但對於一棵樹而言，即使是乾枯了，最後也會化為泥土的一部份，所以並沒有真正的死亡；換句話說，也沒有真正的新生；所有的生命也都是不斷循環再造的，世界上少了一棵樹，就像一棵樹掉落了一片葉子，周而復始，生命總會循環不息的呀！

想到這裡，阿樹的情緒又恢復平靜。也許是進入人類世界太久，容易感到緊張，現在起，他要重新用植物的方式來思考。

不過，恢復了樹的模樣，即使是之前認識的朋友見了他，也認不出他了吧？就像是面前的這個人。阿樹想著。不，他現在不是阿樹，而是一棵道道地地的老樟樹。一棵以樹與人類的身份，活了四百多年的樹。